

卷十九

羣書治要卷第一

周易

乾元亨利貞文言備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下息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處

體居上體之下純廢居上道則處下之體曠故終日乾乾至

若于也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躍而行不在

乎也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

乎也上九亢龍有悔彖曰大哉乾元萬

書名 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撰者 唐 魏徵等 奉敕輯
卷 卷十九
內容分類 子 雜家 雜纂 纂言
索書號 貴重- 33
編號 C588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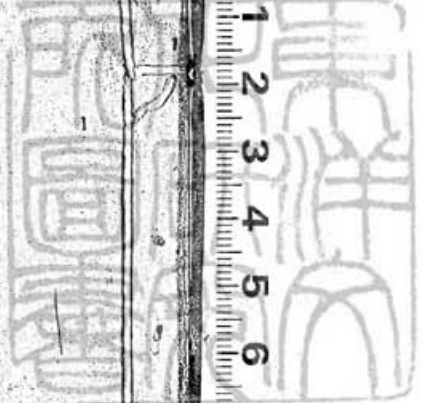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88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3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群書治要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5



0 1 2 3 4 5 6 7 8 9 5

十九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羣書治要卷第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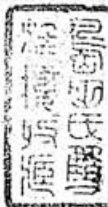
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

禹以帝師位持進甚尊雲上書求見公卿在

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

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

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



劔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丞相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

得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輟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

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鳳爲鳳所誅羣下莫敢正言故福上書曰臣聞箕子陽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遯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叛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

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
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
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竒異智者竭
其策愚者盡其愚勇士極其節快夫勉其死
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
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士
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

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
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
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言特九九也
陛下拒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
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
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閒者
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
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

臣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
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者試下之廷尉廷尉必
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十之一矣故京兆
尹王章資質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
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惡
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辜而殃及家折
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
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爲京兆尹吏民敬
其威信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
旒衣黃襜褕著黃曹詣北闕自謂爲衛太子
詔使公卿將軍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
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
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
從吏使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
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內春秋是之

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誥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

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幼白使其弟中郎將桑監護太子家上以

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自有太傅官屬已備今復使桑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其父子公為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名曰于公祠定國少學法於父

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罪疑從輕加審
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
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寃遷御史
大夫爲丞相始定國父子公其閭門壞父老
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
高蓋車我治獄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
至定國爲丞相子永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爲人溫雅及爲三

公直言諫爭成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
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
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
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
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
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
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
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

矣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
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
夫言可聽乃從橋

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爲諫大夫是時宣帝
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
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
言得失曰陛下扱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
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

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
治之主不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
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
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
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
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
民者弱而不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
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

發於近必見於遠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
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今俗吏所以
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
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
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
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浸薄孔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
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

舊禮明王制毆一卅之人濟之仁壽之域則
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
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裁擇焉
吉意以爲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

翁主

娶天子女則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也

使男事女夫

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
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
差人人自制是故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

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
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
之世而舉咎繇伊尹不仁者遠今使吏得任
子弟漢舊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傲不通古今至於
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
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
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
以儉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

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
貢禹字少翁琅耶人也元帝初即位徵為諫
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
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
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車
輿器物皆不文畫苑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
任賢使能什一而稅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
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作至

高祖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
殿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無雕文
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轉轉益甚臣下亦相
放放衣服亂於主上甚非宜然非自知奢僭
也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
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
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
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

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

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

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

河內懷蜀郡成都
廣漢皆有工官工

官王漆
器物

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

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

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

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

而死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

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
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
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
光專事不知禮正妾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
鼈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取後宮女置
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晏駕光復行之
至孝宣皇帝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
使天下承化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

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
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
器物三分去二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
人餘悉歸之諸陵園女無子者宜皆遣廐馬
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
獵之園自城西南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
方今天下飢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
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

已也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
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臣禹不勝拳拳不敢
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
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
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
大夫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賞
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
民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與刑

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
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縱嗜欲用度不足
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
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
衆郡國恐伏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
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
操切百姓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
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

詩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
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
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
復攘臂為政於世而行雖大彘家富執足目
指氣使是為賢耳謂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
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
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
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

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
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
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悌賤賈人進
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
以樂道正身不懈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
微孔子之言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
下德處南面之尊因天地之助其於以變世
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

流抑墜

墜物欲墜落也

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

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赦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

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上雖未盡從嘉其質直之意而省其半

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為諫大夫以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

白首耆艾魁壘之士

魁壘 壯貌

論議通古今喟然

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感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感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

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

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

已三亡也豪強大姓家蠶食無厭四亡也苛

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

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

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治獄深刻二

死也寃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

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
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
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
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
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
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
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若穴誠真有益豪毛
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

高門
殿名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
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
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
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
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
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

視酒
如漿

視肉如
霍也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漢名
奴為

蒼頭諸給殿中者所居為
廬蒼頭侍從因呼廬兒

及汝昌侯傳商無

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
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
服不亦難乎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
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
黎庶恨怨上以宣名儒優而納之宣復上書
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
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
始正月一日爲歲之朝月
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

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

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爲丞相帝與後將軍
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
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
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
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
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
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之衆

欲見威欲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
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
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
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
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
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
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
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

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
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
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
變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
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也
而在蕭牆之內者也願陛下與有識者詳議
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代魏相爲丞相吉本

起獄法小吏及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嘗出
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
獨恠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吉止駐使騎
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
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
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
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
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

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
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
知大體

京房字君明東郡人也以孝廉爲郎是時中
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
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
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
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

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君爲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

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耶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久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

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
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
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
事惟慳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
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房罷出後石顯
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
郡守元帝於是以前房為魏郡太守顯告房與
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王

房博皆棄市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為司隸校尉刺舉
無所迴避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
莫敢犯禁京師為清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
公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法吏所譏挫大夫
鄭昌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
之不採國有忠臣蕪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
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

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

許伯宣帝后父也史高宣帝外

家也下無金張之託

金日磾張安世也

職在司察直道

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奢滛不奉法度賓客犯事

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

得入宮門自歸於是收豐節上書謝曰臣豐

驚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拜

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故常願捐一旦之

命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徧書其罪使四

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

所甘心也夫以布衣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

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義之臣率盡苟合取

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
濁濁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
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無已凡人
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
患害者誠爲君也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
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
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
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

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
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
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衆邪
所排令讒夫得逐正直之路壅塞忠臣沮心
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

劉輔河間人也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
妤爲皇后輔下封事曰今廼觸情縱欲傾於
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乎天不媿于人

威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夫人之所不與必有禍而無福而道皆共知之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祐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察焉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

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指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功至當聖心者故得按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如有大惡宜

恭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

豫悅也

災異

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

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廼減死罪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人也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侯孔卿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

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持當受詔書案起去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專制邪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數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

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

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荀悅

紀論曰夫臣下之所以難言者何也言出乎口則咎悔及之矣故舉過諷誨則刺上之戾下言而當則耻其勝已也言而不當則賤其愚也先已而同則惡其奪已明也後已而同則為順從也違下從上則已為諂諛也違上從下則以為當同也與眾共言則以為順負也違眾獨言則以為專戾也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待見獨知則眾其蓋之雖是而不見稱與眾同智則以為附也隨雖得之不以為功據事盡理則以為專必謙讓不爭則以為易窮言而不盡則以為懷隱進說竭情則謂之不知量言而不

効則受其怨責言而事効則以爲周當也或
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右不便於左不便
於或令於前而忤於後夫能應事當理決疑
定公發情起意值所欲聞不審上下無妨於
時言立而策成始無咎悔若此之比百不一
過又智之所見萬不一及也且犯顏冒死下
之所難言也拂百忤情上也所難聞也以難
言之臣忤難聞之主以萬不及之智求百不
一過過時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也非唯君臣
而已凡言亦皆如之是乃仲尼所以發憤嗟
歎稱吾欲
無言者也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人也爲諫大夫出爲平
原太守上疏曰陛下哀憐百姓恐德化之不

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
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
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
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
知國家納諫憂政無有關遺若此不怠成康
之道其庶幾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
入守少府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
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

之詔問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遯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

其議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孝元皇帝即位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多所匡正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裡論議持

事不從望之等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
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官者非國舊
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
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
欲罷車騎將軍䟽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
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恭顯奏望之堪更生
朋黨相稱舉數譖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
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召致廷尉時上

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
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責恭顯皆叩頭
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
而先驗師傅旣下獄宜因決免於是詔望之
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
侯給事中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白
望之前輔政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
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

師傳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快
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
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
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
者因急發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仰
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
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自殺天子聞之驚
拊手曰果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

乃却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顯等免冠謝良
久然後已

羣書治要卷第十九

紀伊德川
氏藏板記

東洋
圖書
印

東洋圖書印

九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